

爷爷是党员

□ 王琦

爷爷去世时我13岁，那时我刚上初一。爷爷虽没给我留下很多的印象，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雨露却时刻滋润着我。

爷爷在我的记忆中是善良而倔强的，他从不娇惯我，但有时真是“暴君”。那是上小学时的一个夏天，我正在爷爷家乘凉，中午时分骄阳四射，我光着上半身，摇着扇子仍感到酷暑难耐，便央求奶奶买根雪糕吃。奶奶一摸口袋没有零钱，便给了张五块的。我拿上钱哼着小曲，一蹦三跳地跑在路上，心里美滋滋地：“这下有钱了，吃点好的，也多吃点。”平时雪糕有1毛、2毛的，稍贵的有5毛、1块的。我跑到小卖部门口就喊：“大爷，拿两个5毛的雪糕，一个2毛的。”“雪糕拿好，钱拿好。”不知是大爷没注意还是眼神不好，他竟给我找了8块8。我拿上钱，心中一阵窃喜，马不停蹄地向家奔去。

当我高兴地把事情经过告诉奶奶时，奶奶却极力劝我把多余的五块钱退回去，并严厉地说：“这事要是你爷爷知道了，一定饶不了你！”可我说什么也不肯，跑到院

门口吃雪糕去了。

第二天，爷爷果然知道了此事，雷霆大怒。只见他涨红的额头上青筋凸显，圆而大的双眼瞪着我，粗糙的右手食指指着我，大声喝道：“你快把钱给我退回去，快去！因为我是共产党员，你不能给我丢脸！”说完，爷爷拿起扫帚就朝我走来，我害怕地赶紧撒腿就跑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爷爷如此“粗暴”。随后几天，我一直远远地躲着爷爷不敢靠近，奶奶最后告诉我：“那五块钱是人家一时粗心多找你的，可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你爷爷从不贪小便宜，你也要做个正直的人啊。”我点了点头。爷爷常说“因为我是共产党员”，我恍惚觉得爷爷的“粗暴”和这句话有很大的关系。

上小学三年级时，我特别淘气。一次下午放学的路上，我看见一家门口的两个簸箕里盛满了辣椒面，出于好奇，我便学着大人们的样子端着簸箕上下簸着，好多辣椒面撒落在了地上，见到此状，我放下簸箕赶快就跑。见没有人追我，就放慢了脚步。当时学校正教算盘，算

盘就背在身上。走到一家门口时，我见有两张刚刚过漆的桌子放在门口，就拿起算盘在桌上滚来滚去，桌子上立即出现了十几条划痕，像是坦克压过的路面。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大喝，我吓了一跳，抓起算盘就跑，原来是爷爷跑了过来。

回到家里，自然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教训。爷爷让我在院子里跪下，尽管奶奶不停地劝阻，可爷爷还是不断呵斥，连邻居们都跑来看“热闹”。爷爷把我叫进他屋，右手拿着戒尺，左手拉着我的小手，严厉地瞪着我：“今天罚你跪，你该罚；现在打你手，你该打，你要是再敢这样为所欲为，可就不是这样轻松了。”

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爷爷放下戒尺，抚摸着我的手：“一会你和我去给人家认个错。你还小，我处罚你有点重，因为我是党员，我得起到带头作用。”

因为当时年龄小，不能完全理解爷爷所说的“因为我是党员”的含义，而现今已有九年党龄的我终于明白了爷爷的苦口婆心和率先垂范。

铁匠

□王富强

全村有百来户人家，而铁匠只有一位。铁匠铺就开在人来人往的大堤边，路过的人即使看不见铺子也会听见声音，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家里还缺少哪样铁器。于是，连头都不抬地走进铺子，坐下来和师傅慢慢谈生意。因为是独家经营，没有价格和质量上的对比，生意自然是红红火火。

我去过铁匠铺，几根木柱撑起框架，上面盖着稻草，四周是芦苇泥巴糊的墙壁，看上去就像一个旧草棚子。里面的家什也非常简单：一个炉灶、一台风箱、一座铁砧、几把铁锤和铁钳，还有角落里堆放的一堆废铁，可谓是“半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千锤百炼人”。风箱一拉，红红的火苗呼啦啦地往上直蹿，在尽情地自由舞蹈。一块生铁放进去，一会便烧得通红，用铁钳夹住，放在铁砧上，铁锤落下溅起火星无数。打铁要趁热，等铁凉了变成青褐色，再回炉重造。烧红了的铁在师傅手上，经过一番敲打后，就是一件美观漂亮的物品。铁匠根据人们不同的需求，量身打造出各式各样的生产劳动工具。

铁匠还带个徒弟，每次打铁时，师徒之间桴鼓相应，有一种不需言表的心领神会，常常是徒弟跟着师傅的节奏走，你一锤我一锤，发出的声音是和谐的，叮当叮当、叮叮当当……就像敲响的鼓点，激励师徒向着幸福富裕的生活踔厉前行。

有人说世间有三苦：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打铁的

确是个累活，整天挥舞一把大铁锤，付出的劳动量是正常人的好几倍。而且什么时候看到铁匠师傅全身上下都是灰蒙蒙、脏兮兮的，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，但他始终怀揣着赤诚的敬业之心，不离不弃。

机械化的普及终于打破传统的手工作业，铁匠原先的市场垄断已不复存在。县城的农贸市场上有许多打造成形的铁器，那都是机器成批量生产的，既节省成本又价廉物美。面对逐渐稀疏的生意，铁匠师傅再也忍耐不住，于是放下手中握着多年的铁锤，买个四轮拖拉机跑起运输，在另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市场里寻找希望。

虽然是放弃，但铁匠师傅在老行业里已经谋取了丰硕的利润，他是全村第一家盖楼房的人，引起大家啧啧赞叹又暗暗忌妒。

有一天，我走在城市的一角，耳畔又响起熟悉的声音，循声望眼，一位老铁匠正在黑暗的小屋里不停地锤打，门前摆放着一个铁架子，上面挂满各种刀具、铁锹、铁链、铁铲等。在人们都纷纷放弃老行业的时候，唯有这位老人还在兢兢自守，生意的浓淡、利润的高低他都不在乎。每次从门前路过，他要么在店内弯腰敲打，要么在门前悠闲品茶。灯红酒绿的繁华淹没了灰暗的小屋，车水马龙的喧嚣吞并了叮当的声响。老人心中的那份执着像一颗流星，在这座城市的夜空一闪而过，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粥味绵长消炎夏

□章铜胜

藕粥是家乡的美味。“藕粥一瓦深紫色，略添甜味入汤。”在水乡，新鲜的藕粥是常见食物，粥中藕和米深深的紫色格外耐看，飘出的藕香，再加入红色饴糖拌和，自然放凉，尝一口香甜宜人，滋味绵长，这种香甜，给童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盛夏，绿豆收获，家里常煮绿豆粥。父亲在地边埂畔种上绿豆，既不占地，也有所收获，这是善于打算的父亲精明。放暑假的时候，我拎着竹箩，沿着地边，将绿豆黑色的豆荚一个一个摘下来。母亲在新煮的米粥里添上一大把刚收获的新绿豆，煮好的绿豆粥淡绿清香，这是母亲平常日子里的精细。从深紫到淡绿，粥的颜色变幻着简单生活的多姿多彩，一样的秀色诱人。

粥好吃，但不易煮。煮粥要有时间、耐心和经验。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饭粥篇中说，“粥之大病，在上清下淀，如糊如膏。”上清下淀的粥，是放水过多，火候不到，煮粥要先大火煮开，后用小火慢煮，这是粥的速成，花的时间不多，但也要有些耐性。

好的粥，“粥之既熟，水米成交，犹米之酿而为酒矣。虑其太厚而入之以水，非入水于粥，犹入水于酒也。水入而酒成糟粕，其味尚可咀乎。”好粥放水要凭经验，适量为上，水放得少，煮粥的过程中糜水，水米分离，粥就淡而无味了。

乡下，利用灶间余火煨粥，时间和温火成就了一碗好

粥，母亲常说这样的粥融融团团，水米交融，吃了最养人。

陆游喜欢吃粥，他在《秋思》中说，“一杯藜粥枫林下，时与邻翁说岁丰。”枫林下，与邻翁啜粥，闲谈岁时丰歉是很有意思的。

陆游乡居，夏夜清凉，人睡得深沉，晨起疏懒，不愿理饮食事，洗漱中，一股粥香从厨房飘出，忽想起自己昨夜放在灶下余烬中煨的一罐豆粥，经过了一夜，“地炉夜热麻秸暖，瓦甌晨烹豆粥香。”在清晨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在树影斑驳里，在鸟鸣虫唱中，捧一碗豆粥，佐半碟小菜，享一晨的清闲，多惬意，“不是有心轻富贵，从来吾亦爱吾乡。”

如今，一碗香浓的粥是会勾起我们浓浓的乡居之思。七月束新谷，新米登场，母亲常煮白米粥吃，我心里老大的不愿意。吃多了，慢慢喜欢上白米粥的清香、醇厚，佐以小菜，确是消夏的好东西。母亲煮白粥，大概是想让我们知道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生在农村，常食粥，也是让我们感恩田作之苦吧。新米上市是农村收获之时，丰时当思歉日，一碗粥是俭省着过日子的态度，其滋味也更绵长。

嘉兴人吕渭老说，“粥鼓未鸣灯火暗。无思念。断崖古木横藤簟。”夜色渐浓，断崖古木下，知己者二三人，聚坐藤簟之上，相谈甚欢中，腹鸣声起，盼营中粥鼓敲响。这样的夏日欢聚清谈，消磨日月，多有趣啊。

30年前我们这样过夏天

□管洪芬

仿佛是个惯例，一到七月气温升高天气炎热，朋友圈里便会盛行很多吐槽天热的图片，搞笑的图片一旦再加上幽默的配文，便会让人免不了在图文并茂的直白中忍俊不禁，感同身受的同时更不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过夏天的情景。那些情景看似早已远去，却分外记忆分明。

想起来应该是30年前了，30年前的我还十岁不到。那时候，家里还没有冰箱，不像现在，什么东西只要一放进冰箱便只管等着冰冰凉，那时候唯一有的是自家屋边的一口深井。井水一到夏天就冰冰凉凉，分外怡人，于是无论何时从外面回来，不管出没出汗，我总习惯赶紧地打盆井水洗个脸。虽是洗个脸而已，但那凉爽便似直入心脾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可能是太喜欢这种感觉，井水慢慢成了我们的消暑工具，譬如买了西瓜，打一盆井水，把西瓜泡上，只消半个小时不到，西瓜便也冰凉爽口；偶尔急着喝水，嫌凉开水不凉，便也把满杯的凉白开轻放在新打的井水里，于是凉开水马上变得冰凉剔透，后来父亲为了防止吃不完的饭菜坏掉，便也想出了法，把饭菜放在桶中然后悬吊于井中过夜，俨然那深井便成了我家的天然冰箱。

30年前我们如果想吃根冰棍雪糕远没有现在一般简单。那时候村子里没有冰箱，更别提有卖雪糕的了，但每到午后总有一位老奶奶肩挎个大木箱子，一边喊着“卖冰棍嘞”一边用个方形木块敲打着木箱，虽是“嘭嘭嘭”的声音，对我们一群孩子却极具诱惑。齐刷刷地聚拢来，眼睛里满满的都是渴望，于是偶尔母亲便会买上一根，然后任由我吃到极满足。

那时候我们的暑假没有暑期班，除却偶尔帮着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，其余时间几乎尽可以随心所欲。因为忙，母亲是没有空管我们的，于是吃过午饭，我们时常便去小河边玩水消暑，大木盆几乎人手一个，戏戏水，再寻几个河蚌，别提多兴奋，偶尔也从家里带几个自己种的瓜果，于是在清澈见底的小河水，我们将瓜果抛起，传送，然后分享，更叫个快活。

即便是玩了水，到了晚上，也还是要洗澡的。那时候图方便也为了节约，母亲总是早早地用几个铁桶盛满了水然后放在太阳下晒好，即便是吃过晚饭再洗澡，那水温也是刚刚的好。那时候，邻里关系分外亲近，通常地大家吃过晚饭，便会聚在一起大声地聊天开心地谈笑，直到夜色深重，才会各自散去，而我呢，和小伙伴抓萤火虫，时常还玩个“躲猫猫”，那是非要等到母亲寻我才会恋恋不舍回家的，才不像现在大多数孩子那样成了被逼学习的宅童。

其实细想想，30年前经济落后，物质条件也匮乏，但我们的童年是真的很开心，夏天也过的特别让人回味和期待。